

武侠精品

(台湾)司马紫烟 著

金仆姑

3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90243031

金 仆 姑

3

(台灣)司馬紫烟 著



中原農民出版社



I247.5

PBG 69 / 11

目 录

- 二十三 排云衣真假仍难辨 (665)
- 二十四 遇奇人歃血结义兄 (685)
- 二十五 金蒲孤独闯万象府 (717)
- 二十六 刘素客巧设美人计 (724)
- 二十七 莫恨天不甘被拉拢 (747)
- 二十八 刘日英施展惑心术 (776)
- 二十九 袁靖姑热心比厨艺 (807)
- 三十 美人蟒佳肴令人惊 (840)
- 三十一 修罗刀地穴显神通 (872)
- 三十二 金蒲孤无意错杀人 (903)
- 三十三 孟石生加害金蒲孤 (933)
- 三十四 刘日英俗报杀夫仇 (964)

二十三 排云衣真假仍难辨

说完又对崇明散人道：“散人！我这番话一半也是安你的心，现在我们已经站在一条阵线上，刘素客不会再出卖你了，假如你不到万象别府去，那才是自找麻烦，即使你的孙女儿放过你，那个老秃子也不会放过你，我们当然也要找你的，所以你必须想想明白。”

崇明散人神色一变，惨然地道：“陈老弟说得很对，我的确是无路可投了，刘素客那个人反复无常，老朽只好寄望在三位身上，只希望你们不再摒弃我！”

孟石生哈哈一笑道：“散人放心吧！别把依依的事放在心上，她既然连我这个哥哥都列入报复的名单，我也不会再替她报仇了，今后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……”

骆季芳忍不住道：“散人！你可以加入我们这一边。”

金蒲孤却摇摇头道：“不！我反对！”

骆季芳一愕道：“为什么，人谁无过失，只要知道悔改……”

金蒲孤道：“任何过失都可以原谅，只有他的罪行绝不可恕，假如我们接受他，便是逆视伦常……”

黄莺急了道：“那你又不准我去报仇！”

金蒲孤点头道：“不错！我们这边人人都可以杀他，就是你不能，否则你也无异于禽兽，我不让你做出杀亲的兽行，自然也不能容许曾经犯过兽行的人为伍。”

孟石生哈哈一笑道：“散人！你听见了吧！除了跟我们一起，你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。”

骆仙童切齿骂道：“当然了，你对我姐姐的暴行就是禽兽的行为，物以类聚……”

孟石生微微一笑道：“仲和！令郎把你也骂进去了！”

骆仲和的神色泰然道：“小孩子的话不足为喻！”

骆伯芳忍不住骂道：“二弟！你简直不是人！”

骆仲和笑笑道：“对了！我们这三个人都不是好人，可是我们天生是块坏料，想学好也没办法，我很高兴仙童没像我一样坏，骆家有一个好子弟就够了，我并不要仙童学我的榜样，所以我把他交给你，但愿你能好好教他成材。”

骆伯芳气得想冲过去，却被金蒲孤拦住了，崇明散人已转身向山下走去，孟石生严密地戒备着，却也没有人阻挡他，片刻之后，孟石生估计着崇明散人已经走远了，才奸刁地一笑道：“我们也该走了！”

骆季芳厉声叫道：“你敢！”

孟石生奸笑道：“季芳！你已经趁心如意，嫁了个后生小伙子，何必还跟我过不去呢？”

骆季芳气得浑身发抖，金蒲孤从她手上取回弓箭道：“孟石生，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限你离开刘素客！”

孟石生笑笑道：“假如我不同意呢？”

金蒲孤道：“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在最短的时间内，我会重上万象别府，假如我发现你还在那里，那时我就有最正当的理由叫你尝尝天绝箭的滋味了！”

孟石生厉声狞笑道：“臭小子，你别说得那样神气，我也不相信你的天绝箭有那么厉害。”

金蒲孤将弓弦再度引满道：“你要不要尝尝滋味！”

孟石生神色一变，心中的确是有点怯意，可是口头上又不甘示弱，正在沉吟之际，陈金城却一拉他的衣服道：“石生！你就试一下好了，我陪你领教……”

说着别过身去，拖了孟石生就走，骆仲和连忙跟在后面，却不敢靠他们太近，金蒲孤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们真聪明，明晓得我从不背后射敌，却故意说得那么大方！”

孟石生忍不住又要回头，陈金城把他拉着直走，连头都不回，大声笑道：“金蒲孤，你也不必在嘴皮子卖乖，在你回风射法下，前后都是一样，何必一定要自作大方，在正面放箭呢？有兴趣你就放箭，否则我们就在万象别府候驾，等你来一决高下！”

骆季芳怒不可遏地道：“放！这些人无一不可杀！”

金蒲孤始终摇头不语，片刻之后，那三人的身形在山林间消失了，骆季芳忍不住埋怨道：“你这个人也真是的，优柔寡断，拘泥不化，对这批人有什么道义可说，今天是你占着优势，当浮云那个老秃驴把持着你的天绝箭不给时，孟石生对你可没有这样大方了！”

骆伯芳也道：“妹夫！我对你的心胸光明自然无可非议，但是讲仁义也得认清时地，看清对象，今天你放过了这个机会，异日在万象别府，你就没有这么便宜了，刘素客那个人何等精明，说不定他真能想出一个防备的方法。”

金蒲孤豪笑道：“天绝一响，铁山透光，世上没有一种方法能避过天绝箭的利镞！”

骆季芳不以为然地道：“你说得太有把握了，天下没有绝对的事，天绝箭既然如此厉害，你为什么不早用来对付刘素客，一直拖到今天！”

金蒲孤放下弓一叹道：“你说得很对，可是你不知道一个最重要的秘密，天下根本就没有天绝箭这种东西！”

众人都为之一惊，金蒲孤继续叹道：“欧阳予倩是位了不起的箭手，更是个了不起的冶工，他毕生的精力都放在铸箭与练射上，结果研究出一种天下无敌的神箭，名叫天绝，正因为这枝箭铸造成功之后，天下无物可卸，有伤天和，所以他铸炼到一半的时候就停止了，而且将天绝箭的铸法也毁掉了……”

骆季芳怔然道：“那你弓上的两句歌谣又是怎么来的呢？那上面不明明刻着：紫心铁弓金仆姑，天绝一箭屠万夫，难道他是写来骗人的？”

金蒲孤摇头道：“这倒不尽然，欧阳予倩曾经把这件事对一些武林朋友谈过，那时他已握到铸箭之秘，一个名金石家就替他在弓上刻下了这两句话，这件事也就此流传出去了，编射谱的人也记上这一笔，所以陈金城等人知道的只是一件不确实的报导，欧阳予倩将天绝箭炼到一半就停止了，同时也将弓上的字迹括去，又因为他远避人迹，在一个深山古洞中铸箭，泼水淬钢之际，一个不小心打翻冶炉，将两腿烧成残废，无法离洞，活活饿死在洞中，也没有机会出来声明这件事。”

骆季芳喔了一声才问道：“那你的短箭又是什么呢？”

金蒲孤道：“这两枝短箭就是他炼到一半而停止的天绝箭，锐利的程度自然较我常用的金仆姑长箭为佳，但没有到达天下无敌的火候！”

骆季芳连忙道：“那你也应该一试呀！”

金蒲孤叹道：“我何尝不想一试，要杀死刘素客，孟石生将是最大的阻碍，再者以他丧心病狂的行为而言，我绝不放弃一个杀死他的机会……”

骆季芳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刚才就放过了一个机会！”

金蒲孤一叹道：“你以为我是存心放过他的吗，你抢过我的弓箭，我比谁都着急，幸好孟石生胆小如鼠，拖陈金城来挡了一下，否则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……”

骆季芳睁大了眼睛表示不懂，金蒲孤取出那枝短箭信手一拗，立刻断为两截，他又将箭镞取在手中展示给大家看道：“这箭射在陈金城的宝衣上，已经把箭头撞平了，凭这枝玩意儿能杀死孟石生吗，它比我的金仆姑还不如！”

众人又是一震，望着平平的箭头发起呆来，半天后黄莺才叫道：“金大哥！你真坏，叫我拼命一般地赶到天山，却是去拿这没有用的东西！”

骆季芳忙道：“这是他故意利用你去吸引对方的注意，其实真箭就在不远的地方，只可惜又被孟石生骗去了。”

金蒲孤摇头道：“你说错了，那箭共有两枝，孟石生那枝是真的，黄莺取来的也是真的，所以我在情况危急的时候，叫她把箭给我，谁知我拿到手之后，发现重量不对！”

黄莺失声道：“你是说箭被人换过了？”

金蒲孤点头道：“不错！这枝箭在外形上虽然与原物完全相同，重量却轻了一倍！”

黄莺哭丧着脸道：“那一定是师父！”

金蒲孤苦笑道：“希望是你师父，那我还有机会取回一枝来，假如是刘素客，那两枝箭的希望都很渺茫了。”

黄莺忙道：“怎么又会是刘素客呢？”

金蒲孤道：“你师父与刘素客串通一气是再无疑问的了，今天这场一石数鸟的计谋也只有刘素客想得出来，而且我想这换箭的人，多半是刘素客！”

骆季芳连忙道：“你有什么根据呢？”

金蒲孤道：“浮云上人的意思是我们谁杀死谁都好，所以他把握住箭不给我，是希望孟石生杀死我，黄莺从他手中抢箭太容易，是他故意放手的，因为我若用箭杀了孟石生，对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，只有刘素客才希望孟石生不死，利用他来对付我，所以我判断刘素客换箭的成分居多。”

众人都脸现忧色，只有金蒲孤神情自若笑道：“孟石生取得我第一枝箭后，一定给刘素客看过，刘素客也一定知道那枝箭对他们确有威胁，才设法将它换去。”

骆季芳忍不住道：“两枝箭都丢了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？”

金蒲孤笑了一下道：“事情的确不太妙，可是我认为在渺茫中还有一点希望，孟石生那一枝，也许骆洛仙与阿芳能够设法为我取回来。”

骆季芳连忙道：“你最好别存这个希望，那两个的一点笨脑筋比孟石生差多了，这又是关系着他们的性命，孟石生岂会不加注意！”

金蒲孤笑道：“百密总有一疏，那两个女孩子若是专心一意，也许会有成功的机会，不过我觉得刘素客换去的那一枝，取回来的可能性更大！”

骆季芳叫道：“你在做梦，刘素客那人更难应付了。”

金蒲孤笑道：“刘素客换箭的事，恐怕连浮云上人都瞒着了，而我们虽然知道了，都会怀疑到浮云上人的身上，因此刘素客对自己的这枝箭反而比较放心，他身边的人也有着更多下手的机会。”

黄莺不解道：“他身边的人？谁会替你把箭送回来？”

金蒲孤道：“那个人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一枝箭是假的，

才会想到真箭可能在刘素客身边，要想到这一点，那个人必定也是个极富心计的人，那会有谁呢？”

骆氏姐妹同时叫道：“陈金城！”

金蒲孤道：“不错！是他！只有他才知道天绝箭是假的，因为他尝过滋味，也只有他能在刘素客前玩玩花样。”

骆伯芳忙道：“陈金城也不是个好人，他即使取到了真箭，也不见得会送回给你。”

金蒲孤微笑道：“陈金城也许不是个好人，但是他却为唯一支持我的，这不是说他与我有着特殊的交情，是他不得不如此以求自保……”

骆季芳皱着眉头道：“我简直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？”

金蒲孤继续笑道：“人与人之间仇恨的形成不外乎几种，利害的冲突，亲友的被害，言语的齟齬，负气、嫉妒、侮辱的求复，陈金城与我却一点都没有，因此他没有仇恨我的理由，反过来他与那批人，多多少少还能沾上一点不和的因素，所以他必须帮助我，才能使他们无暇去对付他，这是一种养敌以自重的策略……”

骆季芳想想道：“你说得虽然有理，也不过是猜测而已，事实上不见得会如此！”

金蒲孤手指断箭叹道：“这枝天绝箭是假的，陈金城却故意秘而不宣，可见他已有暗中相助之意，而且他还故意将孟石生撞退几步，以免他发现真相，也使我们有余裕将假箭收回来……”

骆伯芳连连点头道：“对极了，他让我们收回假箭，一定会设法替我们将真箭送回来，否则他今天的掩饰行为就要被揭穿了，不过这家伙也真可怕，孟石生对他那样好，他仍是在暗中扯

孟石生的腿！”

一向沉默的刘日英这时才开口了：“孟石生不管对他有多好，今天将他扯过来挡箭的一番举动就足够使他寒心了，这证明了利的结合是经不起事实考验的，陈金城的暗助我们也就不足为奇了。”

金蒲孤含笑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而且今天幸亏陈金城帮了这个暗忙，否则就太危险了，光靠武功，我们实在不足为敌，季芳的柔发神功也许可以挡一阵子，不过浮云上人也跟在里面捣蛋的话，我们就危险了。”

骆伯芳低下了头，因为叫石慧暗放钱镖，让骆季芳取过弓箭射杀孟石生是她的主意，却没想到天绝箭已经被掉了包，弄巧成拙，差一点引出大纰漏……”

黄莺还有点不服气地道：“师父的用心固然不善，可是他总不会帮着孟石生来对付我们吧！”

刘日英轻叹一声道：“小妹妹！你人很聪明，就是人对事的看法还不够透彻，你师父的意思是将全部的人都列为报复的对象，然而以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与这么多人作对的，惟一的办法是挑起我们互相残杀，弄得两败俱伤，然后他再坐收渔利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最佳的手段是先帮他们杀死金大哥，使我们愤极而拼命……”

黄莺呆了一呆道：“师父坏成这个样子吗？”

刘日英轻叹道：“也许他与你母亲一段感情太不平凡了，所以他的心中只记住了你母亲的遗愿，除此以外，他什么都不在乎，我先前没有想到其中的曲折，差一点也受了他的利用，帮他杀死了你祖父，你也是一样……”

黄莺也低下头，刘日英又道：“我们这些人都自以为很聪明，

想帮帮金大哥的忙，结果为他添加了麻烦，我想我们都该反省一下，还是守着女人的本分，做些自己能力以内的事吧！”

这一说使石慧脸色大变，显得很不自在，良久才冷笑一声道：“我们都是白操心，金蒲孤早已胸有成竹，做了万全的准备，他根本就没有危险，谁都杀不死他，你们都记得浮云上人把持着天绝箭不肯交还，孟石生已经逼近他身前，他的生命危悬一发，他可有一丝慌张的样子？”

金蒲孤微笑道：“临危不乱，才能在心里上克敌制胜。”

石慧冷笑道：“我不相信你的修养能到这种境界。”

金蒲孤忽地敛笑沉声道：“你有资格怀疑我，因为你发的两枚钱鏢用足了劲力，是存心想置我于死地！”

骆氏姐妹闻言神色都为之一变，石慧将胸一挺，大声叫道：“不错！我是那种存心，然而你丝毫无伤，连你的穴道受制也是假的，你又作何解释！”

金蒲孤淡淡地道：“没有什么解释，我不过叫南海渔人潜入万象别府，把那条铁甲神鳄杀死了，制成一件软甲穿在身上，那作用也许比避金宝衣更强一点，我不先说明这一点是因为怕对方知道了，专找我软甲盖不到的地方下手，那这件软甲就失去效用。”

骆季芳呆了一呆才道：“你的穴道既然没有受制，为什么还要让我把弓箭抢走，你明知天绝箭是假的……”

石慧飞快地道：“所以我一直不相信他，这个男人的心思太诡诈了，你与他是夫妇，他都没有一点真心对你，其他人还用说吗？”

黄莺立刻道：“不！我相信金大哥！”

骆季芳沉思片刻，回头问刘日英：“你呢？”

刘日英低声道：“姐姐！你我的身份都不应该怀疑他，因为我们这一生都无从选择了。”

骆季芳低头不语，金蒲孤寒着脸对石慧道：“你真厉害，那两枚钱镖没有要了我的命，这两句话却唆使一个妻子对我离了心，你的目的终于达到了。”

石慧冷冷一笑道：“金蒲孤，我的目的只达到了一半，总有一天我会将你的假面具整个地撕下来，让世上看看你在伪善的面具下，藏着一颗如何狡诈的心！”

金蒲孤哈哈一笑道：“石姑娘，我不想反驳你的话，更不想阻止你的行动，可是我想问一声你这样做的原因，你有什么恨我的理由，你父亲的死虽说该我负责，我已经付过了代价……”

石慧厉声道：“他的死你已付过代价，他的损失你还没有付过代价，我父亲一生中行侠无数，遍受武林尊崇，几可举为完人，这一切都被你破坏了！”

金蒲孤道：“这太没有道理了，那件错误确实是他自己犯下的，我为死去的父母申雪冤情难道不对吗？”

石慧道：“我父亲是个明理的人，你任何时间去找他，说明内情，他都会有个交代的，可是你偏偏选在他过生日的那一天，而且在他对你极表尊崇的时候，你不觉得自己的行为可耻吗，你明知那是一桩误会……”

金蒲孤摇摇手道：“你不必说了，这只能怪邵浣春，是他蒙蔽了你的父亲，我以为你父亲已经知道了内情。”

石慧道：“邵浣春瞒着我父亲是一片好意，我不能责备他的好意，因此你必须负全责！”

金蒲孤朗声道：“好吧！看来这是个无法解开的结子，你尽管从事你的报复行动吧！只要你的行为不威胁到我的生命，我绝

不还手，公道自在人心，是非黑白，却因为各人的立场不同，无法分得太清楚，因此我绝不怪你。”

石慧昂然道：“你不必假仁假义，除非你杀死我，否则这一辈子我跟你作对定了！”

说着转身欲行，金蒲孤却叫住她道：“石姑娘！你报复我可以使用任何方法，就是不要走错路，投到刘素客那边去，那样我能饶你，别人也不会放过你的！”

石慧冷冷一笑道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我也不会那么傻，你的妻子朋友都巴不得杀了我，我不会给他们一个公然的机会与正当的借口的！”

金蒲孤点点头道：“好极了，后会有期，你多保重！”

石慧理也不理，扬长而去，一直等她走远了，骆季芳的脸色仍是很不自然，金蒲孤笑笑道：“季芳！你是否在怪我？”

骆季芳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刘家妹子说得对，我不应该怪你，我也没有别的选择了，只是我摆脱了孟石生，嫁了你这样一个人，未免令人太难堪了。”

金蒲孤却正色道：“季芳！本来我不必对你多作解释，由你对我怎么看法，夫妇之道，应该建立在互信上，你对我的信心似乎不够坚定。”

骆季芳道：“是你的行为使我的信心动摇了。”

金蒲孤一声不响，脱去身上的外衣，露出一身黄褐色的软甲道：“我一点都没有骗你的意思，这件软甲将全身重要的地方都遮蔽起来了，除了头脸外，只有腋下两块空白，头脸是无法遮掩的，为了将就材料，我把空门留在腋下，因为那是最安全的部位，只有我最亲近的人，而且还必须利用我不防备的时候，才能够加以施袭，偏偏你都碰上了，你夺去我弓箭的时候，那一指刚

好点中了我的空门，因此使我受制，无法阻止你的行动！”

说着举起双手，露出肋下的两块空白正声道：“除了我双手抬高，任何人都很难伤到我，对别人我自然不会那么大意，对自己的妻子，我难道也要存戒心吗？”

骆季芳怔了一怔，突然跪在他的脚下，捧着他的衣角，满面泪珠，喃喃地道：“原谅我！原谅我……”

金蒲孤将她扶了起来，轻轻一叹道：“这不能怪你，我一向都表现得心机太重，那是不得已的事，因为我面对着的敌人个个都是狡智百出，我不得不步步为营，可是我对于身边的人，仍是以真诚为换取信任的！”

骆季芳低下了头，还是刘日英道：“我们快走吧，到萧老爷子那儿看看去！”

金蒲孤一怔道：“萧老爷子是谁？”

刘日英奇道：“是你师父天山逸叟萧风呀，难道你连自己的师父叫什么都不知道？”

金蒲孤讪然一笑道：“我的确是不知道，我们师徒从未互相谈起过身世，我只知道他叫天山逸叟。”

刘日英低声道：“他跟我倒谈得很多，关于你，关于他自己，迢迢长日，我们多半在谈天中打发过去的。”

金蒲孤略作沉思道：“你们原来在什么地方？”

刘日英道：“在万象别府附近的一个小山洞里，听说老和尚在那儿布置了奇门遁甲，不怕我父亲查知？”

金蒲孤还在考虑，骆季芳却颇为注意地问黄莺道：“你师父还会奇门遁甲？”

黄莺想想道：“这个我不太清楚，还有师父给我母亲造了一座很大的坟墓，除了他带路外，谁都无法走进去，从外面看上

去，只见云雾蒙蒙……”

金蒲孤一叹道：“错不了，这正是当年武侯诸葛孔明留下的八阵图布置，想不到你师父竟能学会了，假如他真心肯帮我们的忙，何愁刘素客不能消灭，可惜他被私欲所蒙蔽，竟然倒行逆施，使我们又多了一个敌人！”

刘日英忙道：“我们究竟去不去？”

金蒲孤道：“去也没有用，我师父绝不会在那里，浮云上人既然与刘素客勾结一气，一定把我师父送到万象别府去了，不过既然有着那么一个隐蔽的地方，我们大可用来作为栖身的所在，日后大举进攻万象别府时，就把那儿当作落脚点……”

骆季芳不太同意道：“那地方是老和尚所辟，他与刘素客有了勾连，我们怎么还能利用呢？”

金蒲孤笑笑说：“正因为大家都这样想，那个地方才有利用价值，老和尚以为我们绝不会去，自然也不会把这个地方透露给刘素客知道，据我所知，刘素客胸罗万象，就是在奇门遁甲这一方面研究不够深入，老和尚不管撤除得如何干净，总不免要留下一点痕迹，被刘素客知道了，岂不是自找麻烦吗？”

刘日英又道：“我们这就去吗？”

金蒲孤笑道：“不忙！我还要跟很多人连络一下，不过你可以跟黄莺先去，在那儿等候我的消息。”

黄莺不愿意道：“为什么要我们两个人先去呢？”

金蒲孤道：“我自然有我的道理，现在可不能先告诉你，假如你怕人少寂寞，可以再请大姐带着仙童在那边陪你们，这样就热闹得多了。”

骆仙童听说能和黄莺在一起，眼中立刻闪起兴奋的光彩，等不及地道：“好极了！黄姑娘！我们走吧！”

黄莺冷冷地道：“我才不跟你一起呢！我在你们家花园里，你跟你父亲联合起来欺负我！”

骆仙童为之一怔，骆季芳已经明白金蒲孤的用意，忙笑着道：“黄姑娘，现在情形不同了，我敢担保他现在不但不敢欺负你，还会处处听着你……”

黄莺眼珠一转道：“好！那他就得先叫我一声姑姑！”

金蒲孤笑着道：“黄莺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，你跟他差不多大，怎么能做人家的长辈呢？”

黄莺噘着嘴道：“我不管，他叫你姑丈，我叫你作金大哥，我就长他一辈，他应该叫我姑姑！”

金蒲孤不禁语为之塞，骆季芳却笑着道：“姑姑就姑姑吧！黄姑娘，我这个侄子很淘气，你可得管着他一点。”

黄莺大笑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既然是他的长辈，当然就有管教他的责任，他若是敢淘气，我就打他的屁股。”

笑着拉了刘日英就走，而且还回头对金蒲孤道：“金大哥，你们可得快点来，别让我们等得太久。”

她还嫌刘日英走得太慢，干脆将她背在身上，一溜烟似的向山下奔去，骆伯芳忙带着怏怏不乐的骆仙童追了上去，现在，一度成为战场的山顶只剩下金蒲孤与骆季芳两个人了。

在这次天台山的聚会中，没有人受伤，也没有人死亡，斗智的场面多于斗力的机会，然而金蒲孤的心中却更沉重了，因为事情越来越复杂了。

从前，他只需面对一个刘素客，这个敌人虽然狡猾无比，却有着不会武功的缺点，现在他的敌人增加了，骆仲和的态度暧昧不明，陈金城是棵两边倒的墙草，孟石生是仇深怨重，又加上一个浮云上人，站在一个莫名其妙的立场上同他作对，使他感到真